

## 我的婆母娘

◎张慧琴(河南舞钢)

我第一次去婆家相亲时,婆婆家住的还是低矮的草房。家人问我怎么样,我说没相中家,相中婆婆了。婆婆就像我大舅妈,白白胖胖,慈眉善目的,一看就很容易相处。我妈说,家可以改变,只要相中人就中。

结婚之后,婆婆说,你离娘家远,有啥就跟我说,别委屈自己,并再三交代儿子要照顾好我。

婆婆家的草房低矮,进门得先低头。我刚

开始不习惯,总是撞上门框,疼得两眼泪

花。婆婆看见,惊慌地喊着“哎哟,我的

孩儿呀”,赶紧跑过来,抱着头给我揉,

还像哄小孩儿一样哄我:“研研研

研,不让妈妈见,妈妈见了煮个大

鹅蛋。”我依偎在婆婆怀里,破涕

为笑。然后,婆婆真的生火给我

煮了个大鹅蛋。

婆婆怕我吃不惯家里的饭,熬粥时会在饭锅里给我煮个鸡蛋,烙馍时会给我弄个油卷儿或油馍;赶集回来会给我买几块儿糖、根甘蔗或几个烧饼……婆婆把我当小孩儿一样宠着。

我怀孕后,婆婆更宠我了,变着花样改善伙食,家里啥好吃的都尽着我,她看见邻居家做改样饭,豆腐脑、沫糊之类,也要去给我盛一碗,有时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如果看见哪顿饭我吃得少,半晌会给我煮个鸡蛋或摊个鸡蛋饼,逼着我非吃不可。

月子里,婆婆给我端吃端喝,熬艾草水给我洗头、擦身,给孩子洗尿布,给我洗衣服……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后来,我去了离家一百多公里平顶山上班,丈夫去了东北,两个孩子也到外地上大学了,家里只剩两位老人,我每两周回去看望他们一次。每次回去都看到婆婆坐在门口等我,看见我就高兴得眉眼里都是笑。

后来,我母亲去世了,婆婆也不幸半身不遂。就剩这一个妈了,我更珍惜和婆婆在一起的时光,婆婆也更依赖我。每次回家,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,一起择菜、做饭,她烧锅,我掌勺。虽然我做的都是家常便饭,但婆婆吃得不亦乐乎。

婆婆出门不便,我就学着给她剪发,不管剪得好赖,婆婆都高兴地说好。

婆婆生病住院时,我在医院陪护,吃饭时,婆婆总让我先吃,好吃的都往我碗里

挑。夜里我打地铺,婆婆怕我睡不好,非要我和她

挤到床上,抱着我的脚,怕我掉床。后来婆婆再住院,一定会给我要陪护床。

婆婆勤劳俭朴、贤惠善良、任劳任怨,从不说别人一句不是,在她心里眼里,都是别人的好。婆婆常说,记住别人的好,忘记别人的错,大家都好过。婆婆教我的做人处世之道,够我享用一生。

婆婆离开三年了,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却恍如昨日。

## 春天的思念

◎曹李响(河南南阳)

春天的雨,如雾如烟,伴着春风,淅沥飘来。透过缕缕雨丝,世间万物便朦胧起来,如诗如画直抵心灵。

都说春雨绵绵,最惹闲愁。雨丝,就像情丝,滴滴答答,撩拨了一腔思绪,叩响感情的门环,将起伏的心情融入雨里……

那年,黄灿灿的油菜花在细雨中竞相绽放,微风卷起层层金色的波浪,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田园画卷。

我和父亲沿着田畦,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是出门在外多年,我第一次在春天回去看望家人。父亲早早地在路口等我,看到我,接过我的行李背在肩上,急急地走着。走了一会儿,许是感觉热了,父亲摘下帽子,我抬眼一看吃了一惊,父亲的头发啥时候白了那么多?记忆中,父亲一直是中年的样子,英俊挺拔,这一晃眼,咋就霜染了鬓发,沟刻了眉角,脸上的皱纹一条条纵横驰骋?真是年少不知春秋,抬眼已是半生,打马而过的光阴里,一个转身,我离开父亲已是太久太久啊。

正感慨间,侄女一下子从油菜

花里探出头来,扑到我怀里,紧紧抱着我,说:“二姑,我想死你了。”长途跋涉的艰辛被这甜甜的童声一下子融化了。我知道,一定是父亲提前交代好了侄女。侄女尚小,对我的记忆很是模糊,如果不是父亲常在她面前提起我,侄女见到几乎陌生的我,一定是怯怯的,忽闪着眼睛,不敢一下子靠近的吧。

那时,父爱如春风十里,暖了心,暖了所有疲惫的时光。

如今,我知道,千里之外的家乡又是油菜花怒放的季节,可油菜花丛中再也看不到父亲的身影,万个父亲中,再也见不到父亲的容颜,再回家,阡陌小路上再也没有父亲等我了。

以前很喜欢一句诗:白茶清欢无别事,我在等风也等你。没了父亲的日子,我才知道,诗的后一句是:苦酒折柳今相离,无风无月也无你。

柳飘飘,雨翩翩,春如旧,人空瘦。

盈盈一河遥遥相望,世间惦念咫尺天涯。思念的薄纱被风轻扬起,飘落在我眉间心上,没有了父亲的日子,我的心里一片荒凉。墓地里的亲人和空荡荡的老屋,埋藏着我对故乡最沉重的悲伤。

春去春又回,那些娇艳的花朵,那些盛大的绿意,都在季节的辗转中扑面而来。我在一半春风里,一半春雨里,落墨成章,皆是春天的思念。

## 紫根小韭

◎耿艳菊(北京通州)

去老街市场买豌豆,称好后,付过款正要走,旁边花店的大姐像想起来重要的事情一样突然叫住了我。

“你心心念念的紫根小韭。”大姐说着从花架后的筐里拿出一把韭菜给我。

这韭菜果然不同于平日买的,短小精悍,根部紫色。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,正是小时候吃的韭菜!

大姐笑着点点头,这紫根小韭是她母亲种的。她在郊区租了个小院,把母亲接来了,老人闲着没事儿,就在院里种点菜。紫根小韭是特意给我留的。

我都忘记这事了,她竟还惦记着。

认识花店的大姐就是缘于紫根小韭。那是去年的一天,我们同在蔬菜店买菜,我刚问过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,不一会儿,又进来了一个女子也问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。我便抬头打量了下她,随口说了句:“你也喜欢紫根韭菜呀。”女子和善地递过来一抹笑容,说紫根小韭才有小时候的味道嘛。这女子就是花店大姐。

我和大姐又聊了几句,发现我们是老乡,更觉亲切。

买完菜要走的时候,发现外面下雨了。大姐热情地拉我到她的花店坐一会儿,喝杯茶,等雨停了再走。

话题自然离不开紫根小韭。大姐和我说起《说文解字》中“韭”的释义,“韭,菜名。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。”她说韭菜这种植物,只要种下去扎了根,就可以年复一年地生长,割了一茬又一茬,取之不尽,有长长久久的寓意。

我恍然想起祖母也曾说过近似的话。那是姑姑家的新院子建成时,年过八旬的祖母不顾舟车劳顿,亲自到姑姑家的新院子种了两畦韭菜,我和小表妹跟在她旁边撒种子时,她给我们讲韭菜是长长久久的蔬菜。我这才明白她的执意和心情,那是对儿孙们美好生活的祝愿。

韭菜虽然不是稀罕珍贵的蔬菜,但在那时只有家里来了客人,一盘鲜亮的韭菜炒鸡蛋才会端上餐桌。简素的农家菜,味道却是极美。

而今蔬菜店里常年有韭菜可买,不仅方便快捷,而且韭菜青翠肥硕,鲜青碧嫩,但我仍怀念记忆中紫根小韭的味道。

大姐说,现在生活节奏快了,人们没有耐心等待紫根小韭缓慢生长,也没耐心一根根去择细小的紫根小韭了。过去的韭菜,大多是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,阳春三月头茬韭菜开始抽芽生长,因为那时天还有些冷,韭菜内所含的花青素和糖类有机物充分积累在根部,根部便呈现出紫色,这样的韭菜不仅好吃,还更加营养。

和大姐一见如故,我们一起怀念从前,思念小时候的味道,其实是在喧嚣忙碌的现实生活中向往简单清宁的生活,怀恋那简简单单的幸福和快乐。